

文

粹

十四

吳興姚

鈇

纂

使相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

裴度

唐檢校司徒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

權德輿

唐司徒中書令許國公韓弘神道碑

韓愈

節制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

常袞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楷洛神道碑

楊炎

唐贈梁州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

張說

唐邠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

劉禹錫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裴度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鼈冠冠靈山橫流之中一斥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祖嵩皇珉州刺史祖思恭皇洸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為已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游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_其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牛醞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為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策兵馬使屬羗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衄銳皆先羣帥而實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



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慕散卒拊循訓勵以
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
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使管内及商華
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指甘攻苦皆
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莫不濟矣時自
雍而東延于汝洛震於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
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補十旬指揮一舉乘墉壑而通
軌道磔梟獍以清官禁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譙無秋毫之犯羽書速
告鑿輅爰歸廓氛禳為祥光攄憂憤為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
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兗薛子未寧邊防猶警言歧下
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
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王政和
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
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
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每承帷幄之間則言
咈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
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凡
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安人
戢兵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賻贈加等以其年十二
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
上所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
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迤延於後
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為上公曰
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惣故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孫左神武大將軍
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
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觀察等使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懇
故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脩仍執醜虜曰
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使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
其心右羽林將軍曰慙嵐州刺史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

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公之微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巖鬱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伐言詩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於墻垣手搏足躋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刷湯妖昏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駕言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言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於岐阜安邊陲藩政旣成衮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詭詞我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一上天不惠厚安遄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繼立竒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庭表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不業繫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唐故朔方河中晉絳邠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中絳邠節度

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王贈太師忠武渾公神

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耀肅殺之助焉君臣保乂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稽暮七德輝耀威靈勤身濯行霆征風行乃緝熙于光明故凋戈淑旂以嚴師律黃旅玄衮以正台曜湛露彤弓以覺報宴納書追命以榮恤禮蕃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城字某其先夏妣之後爲淳維漢劉之代爲渾耶或強爲國或分以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如官師曾祖元慶皇豹韜衛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左僕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寧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仕崇勲乃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密印迴復介祉間生元臣功昭于前人德合于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內爲上心替登壇授律誓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

焉乃進左揆遂叅大政摠賦輿而為之師長恢王略而以之北伐凶黨
盡銳壁于武亭公以事鉅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哥勝在於疾力奮寡
擊衆鼓行無前殲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復於咸陽長轂啓
行旣門于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乃抑其賈勇須
彼成功室士心之剋伐息兵火之氣燄然後窮追斬級殺孽以平備
法從於清蹕捧大明於黃道告廟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
會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輯忠力揚奇
鋒復離宮拔堅壘衝陣壓境傳于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
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師帥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
易肆殄寇正刑四方咸籲論道進律乃平水土秉誼靖人以修班制休
嘉賁于草木利澤逮于鰥寡言為軍志動為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
紀進掌邦教遂居右弼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于理所享年
六十四皇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綵帟祠有司備物大僚襄
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于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
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門子仕于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
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臨洮奪昆夷之
善地而為之壁壘北絕大漠破獫狁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
臨淮王討反虜于山東攻焚貞皇北取貞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于左肩
斃之又五遷至太常卿皆以功次其間開地于河曲以靜九蕃宣威于
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剋獲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
居其先偏而當其勅劇故以御史中丞為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為
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為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為左金
吾衛大將軍又以戶部尚書奉普王出車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旣
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滿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
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次真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持
力絕人始封樓煩方內洽平乃進咸寧凡汾陽王九伐之勳公皆左右
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冊師禮法謚尊名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
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秉義類以賦明命植端誠以紂王隱講功
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
皇極為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讓驃衛

之功略黃韓之教化又嘗慕太史自敘著作行己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人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槃陽尉綱雲陽尉鐵著位于兩宮以奉朝請試吏于縣內以脩事任食德而才稟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令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當郡王玘與諸孤等推丞彝景鍾之義因識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傳信乃採其贊書侯表作神道銘銘曰

北戴斗極陰方尚武立金朱轡錫命都府太師間代感會雲雨四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問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援抱兩河轉戰三秦靈翔郿邠所居必聞出統藩衛入司徵巡時丁厄難節冠群倫逋誅煽宿狂穢宮闕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被沴濛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同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獎是陟祿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齒簿悽惻大隧鮮原中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之爲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立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勦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舅氏司徒之兵

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噉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薨而髮櫛之幾盡然不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二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讎噉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遣師古師古以鹽貳員少誠潛過公界覺比日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其非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約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止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計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女媼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旣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錦紉綺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旣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無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擢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承崇里第年八十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其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

好薦女請昏日月既至卒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
後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
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
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
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
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
失人安樂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軫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
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
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
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
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
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三年而
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信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
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
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
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
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
以鴻厥慶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碑銘并常袞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
臣袞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彝器德動高故其文
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褻紀之禮闕歟
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動之戎籍史官之年
表而叙之云聖上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
率俾唯犬戎自擅殺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
將考之今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于明庭乃大
詰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於夏有
鸞駕旂琫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涘恢耀
武威以臨于戎狄旣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敷天子之威命而

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
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
內侮漢以金城隴西氏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脩戰而高尚武
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
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筭并下憑戎士之力故行而前
殄殲群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軍舉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
而服雖嗷嗷老將聞而悚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
其威猛狂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于水碓之衝蒙
輪超乘縵胡突鬚眈眈而橫奮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瓦亭之陰
輕軒飛翰闐闐栢栢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
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殷
於都廬山周之以木樵按聯布之以簡石渠峇部勒既定天地肅然
遂使魁健氣索猛執鷲魂駭却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
已此皆親稟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派沙遠
收故地奪我良將周卒西事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戎府春秋五十
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命以迎喪
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遣奠也五校啓行贈以車馬
哈有貝玉所以褒大勲也初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
滅胡之策先皇帝竒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灑水收二
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族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
大戰邛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
登闕如虓虎鬪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
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
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群帥之傑既而移軍
右輔疾援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
師萬類千群延蔓山谷輕行轉鬪虜殺而歸屆于岐都寇已囚公
乃持滿外嚮兮入懸門未及解甲昔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皆
血橫灑朱躬金甲搗戟而隊盡應絃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絕也
至於理鄭國撫穎封化郇郃寧上郡勤於蕃職惠於長人勞徠流
庸贍卹孤老縑綜綿續工於一絰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示麻

菽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懷此又列郡之率化也公
字某扶風人也自秦漢至於國朝公卿大將軍通侯二千石踵武王
室休有列光曾祖昭朝散大夫新豐縣令祖正會右威衛將軍扶風
郡公贈光祿卿父晟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贈太子少保忠孝在門
文武繼代官婚之盛士族有輝惟公勲冒華茂雄姿高爽少有四方
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弋獵畋漁嘯咤川澤年二十
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
吾祖勲業墜于地乎由是憤憤邊戎徘徊孤劍遂西至絕域以奇功
累授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
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頴三州隸之尋拜右僕
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
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據洪仁以庇傷
殘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閑廓深
邃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
樂生至於木罌濟河登山拔幟解鞍而卧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
不差異嘗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陳賜金於廓
廡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前筮詞禮明
順檢身無過恭謹畏慎祿賜所加則受小辭大任使所及則履險讓夷
以忠材而親重有終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
之神將朝之蓋臣然慶於家永於福祚鍾石享於祖考帶礪傳於子
孫宜哉嗣子旣等重族之盛諱業承家哀哀執喪痛結天壤萬家
葬地能誠昔賢十里丘封亦非遺志獲承君命欽率朝經請謚嘉
名謂之合禮銘曰

峩峩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雄略縱橫眈
眈其視震震厥聲四方靜難二紀操兵初奮厥武車師戎府鐵馬蛇
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歎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荆謁主從我撫軍擊
胡滅虜迴戈涼野解敵歧下列列英風橫飛西土遂佩珩璜分雄聚
戟寵臨方鎮迺蔚迺赫洪稜遐振虜氣外折惠化滂流人心內結昆
夷先零白旆至涇受笄宸宸朱旗撫征密陰前塞義渠故城丘巒
陵谷遠近相屬澶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金羈馳逐左揮右

射虎捷神速奮詎不愕視百姓推伏國于扶風祚爾嘉庸位長庶寮
鴈行三公王用蕃錫我有鼓鍾叔父昆弟燕私邕邕功成身歿寵厚
厥終周漢二宣皆有勞臣北征西討出車轉麟今我司徒實同厥勳
勳在王室光昭後昆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太子公神道碑銘并序 楊炎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蛇變泥蟠之中
逶迤感通精氣相合斯冥契也豈人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
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鴈門太守燕齊之亂
族沒鮮卑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實大人之種其生激礪其居戴斗
海塞迴抱興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國之祥英氣混茫熊據龍驤望其
形得山河之狀覩其斂見金鼓之威神明爲徒義勇爲器久視中以
驍騎歲入于遼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火照于河上天兵宿于北門朝
庭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言際于天人話言感寤撫劍歎息是歲以
控弦之士七百騎垂橐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王鈐
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
衛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蟻垤不可以戴松柏漢於是始
靖虜於是始憂是後殪靺鞨于鴨綠之野覆株胡于榆關之外北
出障塞懷其王庭南救河源復其死地石壑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陪
之師以虛聲破精勁東封之歲外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牧雲麾
鐵騎山動地踴右據清海北登狼山冰泮則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
振于四海王化敷於無外故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駘定國難者兩朝
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勞
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曖昧胡星未殞以營平之年不終大用以
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
師次春秋六十七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
之大實神之異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微思乎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
震呼戎僮嘯吒風雲貔虎之悍以禮成百萬之強以謀勝故鮮卑因
之以疲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睿宗
食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動罔不剋
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元子太尉中書令東都河南江淮

等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夫渭北鄜坊等州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之功復區宇更為相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為召畢乾元中天子以公炳德丕赫積仁亦慶大福再成沒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今圖是有銘篆銘曰

茫茫上象降精于北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矯府君蔚其英靈蛇蟠斗極鵬化南溟來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晝食狼星綿綿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勲大績王劔玄社天摧武庫海折崑崙在昔遺慶惟魯臧孫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既命太尉又崇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合清真白髮重冠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削丘下寵明神彼丘之榛此石之磷悠悠令德萬古清塵

隴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崕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

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乎文王之弟是為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魯隗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為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於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祿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潁川孝則天錫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殲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鬪而弘勳仕州縣而為達啓莫京之縣福不在於其身積無聲之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應家之禎為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猿臂虎口虬鬚鷄麟射穿七扎劔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

尉秦州三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
兼右金吾郎將瀚海軍副使以軍界破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經
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後命遷本位中郎將仍舊為州軍使
默啜之寇北庭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震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
軍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坳牧公兵
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筭
朝議多之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
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
寄分閫於是料敵無備間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鏢甲文劔焚
馬羣牛既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
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摠軍典屬蜀乘障增西尉益邑遇厚恩深
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
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師臨
洮進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
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面摧心悲慘
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贈涼
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護葬并遵
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著昔蔡雄斷可以
奪鬼神故常糟粕韜鈴菊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
如風濤震盪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
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
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廐感知已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
九羗暨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下効武臣之素節
其音也如此夫為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為人臣恢疆
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
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
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哥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
京兆府勵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曹參軍等咸
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弟
兄望參師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

十年七月葬我太原公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為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恍恍將軍雄略冠群平西征北震戎懾獯亭障卧鼓屯田饋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社立壯黻衣清廟蠲祀鼎食金奏炮鼈膾鯉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臨洮舊趾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為神將死為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於武功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早以武勇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墓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為

卷十二

二十一

碑

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異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為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為魏帥下令掄材出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効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叅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師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掾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闕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駒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叅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于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為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礪行彰信于朝庭無以弭讖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下

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
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二軍之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所
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
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
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
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遂赴闕
下得覲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爲殺
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歟曰爾父瀝款于賓筵爾母抗詞
于簾下願絕姻以立効其經始啓發出于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勲之日
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折相衛澶
三州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已爵
禮無違者翌日詔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
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秦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
長號因葬于洛陽之邛山異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

粹十二

七

辰

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
督之輿疾即路閒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
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
鉞于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其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爲金革之儀
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年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
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瑯琊王氏祔
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渙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
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
請整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辭以傳于後也君子以
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終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
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驎大和紀元滄景不
虔子弄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蝟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時
惟時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興言涕
零有感尊慈絕姻効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命廢之乃遷元侯

吳興姚

鈗

纂

庶官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神道碑

李商隱

唐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

劉禹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

范傳正

唐吏部郎中高都公楊仲宣碑

席豫

牧守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

崔祐甫

唐饒州刺史吳丹神道碑

白居易

唐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

白居易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祕省校書元年

碑十一

十一

余通

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鹽屋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肅遂州澣為第一事畢怙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跡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聲禍其後禮官音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為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以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庭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譙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削剔杖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刀天街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跡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秋主客員守中書舍人敘緋受旨起田孝公伐柘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跡列言何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提扞江分殺水孔道用肥

見田發故鄴侯必五井亭諸甘清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
伴侶歌舞從右庶子出蘇州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
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
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薨官白氏曰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
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大保一
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
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康左丞荀休友家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
晦輒不肉食携勞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
文字國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
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具可任為今上御史
中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為相獨白氏三有公笑
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敬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
欲得開七關絕句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齋粟
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相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
相為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昆本跋
不搖乃果數舒匪器匪臙烏介反其醇腴于鄉泊邦取氏不窮天子見
之層陞玉堂徵徵其中上沐唐禹帝為葦留續緒縷歲終當遷戶
曹是取擘白其華疇不痕緇聲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
道上納筆攝麻綽三郡理既去刑部條東其居大尹河南前翦其暴
逋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替
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知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異繩
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哀其收摠芳而導刻詩於碑以
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傷子辭

弘農楊氏

予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石貞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子
建立痛冤無窮

唐尚書吏部侍郎贈司空奚公神道碑銘

并序

劉禹錫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于位
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膺月丁酉葬于萬安縣之某

原修三十有四年子為諸侯為九夫內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于新阡云公諱陟字躬衡其先在夏為車止以功封于薛下古以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為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任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近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苕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群倫月旦咸以第一及從鄉賦洎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烜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為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寧壽春養志盡勤丞相楊炎勇于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茶菽居從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迴入尚書為司金元士且參擢筦之務有頃持敗無官恩于蘇門將行錫銀朱于青蒲上復命稱言轉吏部外郎是曹在南官為眉自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敗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疾復奏成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矣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癱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飭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震悼加等娶瑯琊王氏石泉公之曾孫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訢則歷太僕少卿今為濰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訢亦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為尚

書刑部郎中第四子吳舉進士最小子咸砥礪纂脩宜為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灌丞相由右掖掌訓辭在中銓表揚僕射由地曹綜吏部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墜移于大治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霈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用三公云銘曰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督責繩下風稜三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斐然可為大僚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轡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顏間守法持正疑如秋山火不侵王倖臣畏伏鳳鳴祥煙梟噪低跽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者赤烏玄衮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曹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并序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入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謀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跡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伐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竒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苔蕃書日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

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劬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鏤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詞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疍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之窮人無桑以自營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僂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泣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

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一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
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
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并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
葬必誌於墓有勲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
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它具于泉局一表于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
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
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
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
滅乎樽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舡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
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
兮李公墓異代詩派同此路舊墳卑庠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
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歧岸
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并 席豫

卷十二

三

牛寶

夫靈鎮三峯倚京師而西峙榮河一曲抱華陰而東注故川嶽氣交
雲雨時出感降才傑紛綸元勳冠世為強家宅茲沃土者其惟弘農
楊氏焉曰我伯省厥自唐叔關中相府乘朱輪者十人洛下儒門登
袞職者四代慶靈不隕以生我高都公公諱仲宣字曼後漢太尉震
之二十代孫也自高祖至于大父並名播海內迹存朝端舊史前碑其
詳之矣烈考皇孫刑部尚書魏國忠公元琰屬姦臣擅命明辟應期
功濟中興安劉氏者周勃禮優歸老論叔向者祁奚出處全身忠貞
盡節公即尚書府君之第三子也粵在幼齡夙有至性事魏公莒國
夫人以孝聞宗族推稱州閭藉甚清且具邁俗秀楚不群氣和可親
色厲難犯言必合禮動不違仁集七略之書名高漢閣作三都之賦
價重洛城未弱冠以通經為修文生授右千牛光朝選也秩滿補太
廟丞以親累出為蘄州司戶參軍屬先尚書辭滿告歸公罷官就
養穎曲別業地連嵩高丘中有華孝子絜白之興川上有水漁父滄
浪之歌温清獲申隱淪兼遂橫為酷吏王勗所誣陷貶授雋州臺
登縣尉劔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奏公為管記飛書之急倚馬

立成尋有詔停官歸侍俄丁尚書府君憂鞠凶而降哀毀骨立殆不
勝喪取全於禮服闋從常調吏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王
佐乃授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
除蒲州司法參軍丁莒國夫人憂杖而後起公居魏公之喪也服闋不
仕爲叔父瑤所敦逼不獲已而應命其年互名考判公居上等乃擢
拜監察御史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鷄棲之車還聞嫉惡坐剛直出爲
汾州孝義縣令前宰無良下氓失業稼穡之地半爲荒疇桑榆之人
多在逋藪公曉喻歸本流亡盡復既富而教厥土有年故得雉馴郊
田鸞降庭樹刺史蕭恕乃圖畫其像郵傳以聞天恩疇庸爾書褒
美乃除華州下邽縣令辭疾罷職求歸養閑無何除河南鞏縣令所
歷爲政有逾於前尋遷禮部員外郎歷左司員外郎春官之屬蜀以龢
神人左轄之佐以正綱紀乃轉吏部員外郎九品之曹一臺之劇有簿書
以旌淑慝擇刀筆以決否臧於是乎以公滅私秉心匪石剖疑析滯揮
翰如流選部以清駁公是賴尋遷本司郎中乃統肯徒是稱小選峻
以風檢請託不行絕其關梁僥倖自息若乃見理之速持事之堅雖有
賁育之勇金張之勢曾無恐懼不可動搖不陟台階奄先泉壤悲夫
以元和二十九年七月五日才疾終于萬年永寧里之私第春秋四十
有九以其年十月十七日歸葬于閩鄉牧馬原禮也惟公自家刑國曰
仁與義厚利者常流之所重公以先人邑入盡分諸孤善交者衆人之所
艱公以結下朋遊曾無凡客士有險詖比隣不通人或急艱傾家以濟
素懷儉約雅好真如不服綺紈不食葷血雖粉闥有閑朱紱斯皇不
易貴賤之心能全始終之節嗟乎譽高千載道屈一時漢之崔駰官終
邑宰魏之管輅位止府丞天乎與才而人乎無命自古所歎豈獨高都
而已府公所著文集十卷盛行於代嗣子輪行太常寺奉禮郎次子
轅轍麟輯等永惟過庭之訓式遵卜宅之禮靈輻戒道哀挽及關
靈掌東拓地惟鄉縣拱樹西靡心存帝京銘曰
河之靈靈華之精人之傑國之飾年不永位未亨閑泉路兮冥冥空歲
陰兮崢嶸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并序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

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三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膝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祕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旗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涕皆不宴不相浹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施若公有子劼郁等未齒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記方佐淞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于河南府壽安縣某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害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叙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祕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祕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饋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哭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尚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其稟訓詞不傳于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曰易之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薨卒定謚之

際綜覈名實比日居其當嚴河南郢訓荅呂荊州譚諡議博而正當時
躋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
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牧守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
寃弱課積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墳瀕江傍山羣盜所聚或
蟠結林藪或越起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龍言之釋予服未盡爲良俗
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墾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
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之人流庸甚衆公忠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
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
中華前羽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
平易之教務振人蘇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
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膏露降之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掬揚之氣
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
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誠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
于編頌流于詠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公
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
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
之間繼歿執天倫之喪如荼如慕音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
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如戴常州之
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
政撫柔三部以仁爲柄龔遂國嶠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
正豔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袞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
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青鳥洛濱鶴鳴在原嗟爾元昆綠衽露血
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謂余不謬我菁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亦不
痊譬言我於池子爲之泉譬言我於桐子爲之絃榮不獨遂難不隻全如何
淑明摧馥碎堅廢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班如女
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漣如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白居易

以市朝弱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非達也若有人與群動處一代
間彼爲彼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汚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

第既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
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二十八人駁假年侍
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上聞詔授
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丞有主壻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
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哥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
給事中張昶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
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以不茹柔不吐剛得罪
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
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
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
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跡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
駕老幼攀位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
歸老于家天寶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
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今有
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
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右黃庭在左澹乎自處與天和終始
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
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感感其心顏以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
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旣爲同門生又爲同
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贊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
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塗其皆達者乎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勳賢
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
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
也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鷗即
公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婚閥稱
迄今爲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冠于袁州府君夏盧于墓畫號
而夜泣者三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賦登明經

吳興姚

鉉

纂

紀功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平淮碑 韓雲卿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三受降城碑銘并序

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駟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為莽丘退居河澨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探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甿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畜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為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為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阨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以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為楸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後昆

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讐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禽
息莽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揭茲雄壁如
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
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覺
則動乃誅乃弔郭乎窮莽盡日所照天乎未替不策清廟我聖
耀德罷局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守推亡固存于襄
于夷永裕後昆

平淮碑 并序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悖撓天常肆虐黎人淮
泗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絕職貢不修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
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盧龍勁卒控弦引鏑萬有餘騎涉
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戚屬
相賀土壤耕闢年穀豐登舳臚若飛歲月相屬蜀朝廷甄收顯
寵荐及出領方面入秉端揆錫圭分社有土為王遠近耆耆農桑

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才怨掃境西伐漢南

空虛朔方大惣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

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時唐末景
建義非之於

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

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關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

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寸眸

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

用晏閑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鞠虎旅看

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賚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

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

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

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駟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廟壘而旋吾

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群生戢兵和親七

狄右袵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
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

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立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
文之代協帝之明旣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髓髀之衆結固於
兩河斤斧不用絲歷于五紀肅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
觀于天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
惟我后握樞出震端辰向明考上立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
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乙夜
之勤以爲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
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
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
鎖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
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名橫海展執珪之覲向
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剗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麟
見於巴賈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祚之符廓清
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輳轅有上帝
濯龍之池同翼方多馬之國戈鋌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
工西貝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潯播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姦茲兇矯攘鯨毒楚吳帝命信都偏師萬人
鐵騎騰凌風行雲奔頓旗偃節敦諭威德兇慝不悛搖蕙恃
毒相相信都奮髯提戈援桴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
上頊髦頭下除巴蛇通地之經導天之和人骨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
穰轉漕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嬴秦翦起繼躅履險成
功孰與爲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翼都銘功海門陵谷可
遷碩德長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鰲暴
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
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寔盛其本
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
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
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

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
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
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季之勲復能霸晉亞
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山南東道荆南凡兩
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
諭群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
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
指蹤畫竒正之機發號申嚴疑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
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狀天威
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
君文勳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
蚩尤之亂躬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昔三年
後定百辟之議且謂文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
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寶憲之幕府四牡業業
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勢首尾
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濱潰我后
方弔人省冤墾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
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
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
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
計至聖不惑群疑自消於是會烏蕩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
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雷激孤劍馳亦由馮異之
惣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攬搶惣魏博河陽邵陽
凡三軍自臨穎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誅邪謀外阻
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
識慮中正可革臯音益以汝海之地惣朔方義成陝號劍南西
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
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樂書作帥鉞爲戎右充國討虜印統
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
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惣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

制郵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
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躋羣生於壽域還比
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
晉國公乃眷淮濱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
侍郎馬摠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
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
君德於是搢紳之士暨侯服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于
古聲明百蠻詔命 文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闕周雅
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劔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霰爲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
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助德牧除害
馬農去豳豎苟非戎功孰靜羣慝明明我后神筭精微九重獨
運千里不違宵衣盱食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
漚白門縛布服茲肆罪豈勞一旋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
窠宇騷然逮于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

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于矛
杖行次于泗曲丞相之來也群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
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泗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
惣傷痍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養貔虎之
威未嘗矍矍視屈鷙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林下
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
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旣之心出於萬死縱橫
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旣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
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
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
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
濱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旣登
長駘縣竹用制奇勝與古爲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據宗廟之宿
憤致黎庶之又安周漢以還莫斯爲盛帝命策勳進弘爲侍中
光顏重胤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

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士久吳君嘗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
眞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
尚書詮之長子以進士第八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
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
少卿饒州刺史歷職義成軍節度判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
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陝西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君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饒州官次
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志也君生四五歲
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
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習儒立之業明矣弱冠喜道書奉眞
錄每專氣入靖不粒食者累歲顛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
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
干祿意乃曰肥遯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怡神吾
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
吾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
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雷發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
妖氣未滅集于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沓中栢栢攘帥應
變無窮浮嬰暗渡東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并城
獲醜商不改肆農安其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群帥賞不踰
時畫社啓封珪組陸離泊于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歲有
銘勲之請二者君子躋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
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
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
於博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
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睿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
書有猾夏之戒傳有循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
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
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鉤

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
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群師沮氣皇帝以軒
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
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
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
車師西域震服且有良將殿于朔邊張公禮悅戰器書成傳癖張仲
孝友子孺塞淵流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尉
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
策慮偪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
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本北狄之襲也或曰獯狁或曰山
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既暨薛廷陀之敗
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
郡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鶻之士親扈
戎旌亦由羌髡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滅大憝乃疇厥
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緡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

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木甲第棊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

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此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

厭珍膳蝸蠹上國百有餘年旣而桀鷲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

神道惡盈本國荐饑畜產耗半黠曼斯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

落蕭條陰燐青熒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

自爲假王其來也羨次漫陰山睥睨高闕立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

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

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

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忿

鷲戎馬尤盛初與名王盟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

爲盟沒斯所招誘以俱渴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

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

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

甲於松楸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可嚮

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雉乃命介

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
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雲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
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戰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
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虵伸左右翼張輕騎旣
合竒鋒橫騫如摧枯株如搏畜兔攝虜者弗取陸梁者皆什虜
侯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系繫谷靜山空靡有孑
遺橐駝駛騃風澤而散旃檀羅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
虜血殆同於川浹徑路寶刀祭天金人竒化貝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
事李周腫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
之群臣畢賀昔長平七徑驃騎六舉竇憲合氐羌之衆陳湯檻城
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土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
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慙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
為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
且為漢謀自迴鶻嘯聚靡不鴉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
戮迴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
迴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
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毆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
人病馬瘠縮衄而退挫銳解紛繫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
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死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
離飢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
賈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
長計羈縻不媮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歲
數而勝微矧乎明主杖將帥為爪牙視戎狄為鼠彘方獵猛敵不翫
細娛非周宣無以成邵虎之勲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口助哉上將
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
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為人瑞班固以稽落
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懼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刈
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魏乎成功輝焯後
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未彤雲暮疑異鳥南來胡滅之衝北
夷颺掃歿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
都荊門近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巧我邊穀邀我王師假
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郅支媢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
門之北羌戎雜處澱澱群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
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飭兵謀而泉默斷乃雷聲沈
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赴
赴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干旄蔽地爰命其弟屬司之大事翩
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師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
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
侯恢弘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亭徵橐橐弓萬里昆
夷九譯而通蠻夷旣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文粹卷第五十九





文粹卷第六十

碑十二惣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家廟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廟碑

韓雲卿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

白居易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今狐公先廟碑

韓愈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韓愈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

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烏公先廟碑

韓愈

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

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七柱國南康郡王

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并序 權德輿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德厚流光追養繼孝順

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載崇功貴仕得

祠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統見君子盡志盡物之誠

惟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經武保合昌運左右德宗格于皇天始

恢隴坻之旅終化岷峨之俗貴為上公位極元台克肆忠力乃圖孝

享作新廟于京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祭器近古以魯鍾

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鏤文字於麗牲之碑之為詳也乃謹而書之

云公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至宰相後裔蕃昌德

與位借積十六葉至六代祖軌字元禮以字行於代仕周為車騎大

將軍入隋為沂州刺史啓土郿城易名曰莊實生孝恪雅有文憲

武德初由侍御史為洛州別駕生司農府君諱機為第一室端誠

正志休有厥聲專對出疆艱貞復命著西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剖

符澶州脩起儒術三典鄉曹陟降屯夷操持貴倖不避強禦繕理

宮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為唐名臣以夫人隴西郡君辛氏配司農生

坊州府君諱餘慶為第二室清和脩絜履履道不回歷右驍衛兵曹

參軍以至二千石以夫人武功蘇氏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嶽



爲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脩明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移佐
睢陽出入四紀績宣中外歷殿中監副符八州盧海潮號眉徐衛陝
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再追命以夫人扶風郡夫人竇氏配少保生
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賁爲第四室盛德循行含章自牧歷藍田尉
淑聲流聞上纂崇厚下貽風訓凡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太夫人段氏配
噫嘻自扶陽至郿城積丕烈於前史自考廟至顯考廟流熾昌於
後葉列於禘嘗儲厥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
合道中立初誓偏師建奇功扞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鑿
門佩亞相之印綬脩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全蜀命
賜備厚由地官轉天官叅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太
尉鉞鉞秬鬯旂鑿琕戈有嚴有翼乃蔚乃赫忠厚博大以阜俗信
廉仁勇以成師南蠻納邛西羌解辯象骨譯戎捷樂府陳夷歌守
正持重推誠畢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
文紀功刻在金石旣且德宗棄天下太上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
身毅然君子之道卓爾大臣之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于理
所策贈太師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子守
臣安危注意不得視滌濯承吉蠲而元兄國子司業聿實奉朝請
薦其常事孝友而才稱於士林初公之仲兄曰暈屯田員外郎贈鄧
州刺史叔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器
望而延褒錫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祖禰與外王父皆秉國
鈞爲天下華腴嗣子工部員外郎行立銜恤無怙齊喪中禮大凡四
廟之支旁尊羣從烜赫昭融不可勝書至若質明光近沐浴盛服
虛中以理嘉薦匪懈而無違心太禧沉齊馨香條鬯旣思其志意
若聞乎容聲洞洞乎屬屬乎有以見舉十倫而備百順昔素王之以戰則
克祭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業悼手足之凋落感春秋以悽愴
永懷明發俾篆斯文銘曰

新廟有佻靜深弈弈孝孫匪懈玄衮赤舄洪闕章章乃侯乃王漢
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享嘗烈烈
南康溫良能斷謀猷樽俎文武植榦沂岐之西稜沴銷散井絡之下
天文昭煥撫封全歸冥冥德輝聿脩孝享家法無違以昭以穆以

嗣以續和氣婉容苾苾其熟子孫小太罔不祗肅神之聽之報以介福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
使上柱國燕國公于公先廟碑銘并序 權德輿

國朝之制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元和
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于京師蘭陵里司空公以文武偉才
肆勤納忠外貞師律入作公相以平乎水土以調乎陰陽深惟祖禰
尊尊之義昭穆親親之道乃圖廟食以永代德公姓于氏河南人
七代祖謹後魏柱國大將軍周太傅三老燕國文公六代祖寔周大
左輔隋贈司空燕國安公五代祖象賢驃騎大將軍會昌定公
惟三葉有大勳力于北朝乞言而為博史體國以全至公四代祖益州郫
縣令諱德威夫人京兆韋氏曾祖絳州顯武縣令諱玄軌夫人北海唐
氏王父贈刑部尚書諱汪夫人北海王氏烈考贈司空諱復夫人邠國
太夫人京兆韋氏凡宗廟之數郫縣為初室顯武為二室尚書為三
室司空為親室其配各以夫人氏交神明之道也惟郫縣顯武遵道
服儒廉退潔脩且曰邠曼容陳仲弓吾之師也故仕不過六百石而以理

卷十二

卅六

效聞尚書沈冥善閉含道特立以處士燕居至于沒身凡三追命至
大司寇先司空廣大而靜默恭儉而好禮合二雅循四教推明理古
之學貶絕非聖之書恬智交養龜頤不惑起家益州東陽主簿四
徙官至寧州真寧縣令又再轉至泗州司馬祿至卑而仁及物道未
泰而志不懼公卿大夫之間尊有大道而踈利權天寶末宰執擅朝
惡其剛介不附已故官止郡佐而慶延身後朝典加恩亦三追命
曰密州刺史吏部尚書以至於論道焉長子頌專良有士行終洋
州司戶叅軍家子頌貞幹強敬程功賦職歷戶部侍郎以公事貶
泉州司戶贈楚州刺史幼子頌吏理清明仕至長安縣尉司空公即
第三子也英明閑達剛方博厚才可以扞大患學可以析群疑彌綸
中朝則尚書郎京邑廷尉皆有懿績惠綏外服則湖蘇號陝二千石
察廉克宣功化繇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入覲居中策拜顯尊
紹文公安公之爵地屢垂盡志盡物之誠敬悽愴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司宥當之矣又曰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先公且之矣又狀
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因而老于洙泗我先君宦學於

天寶之年而操之者東思謂林甫國忠先君於無窮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也類是者千餘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譏酌之祭器德輿外王母公之從母也故其門中風訓獲周知之忝備重任在公下列公以廟銘見授頓伏上聞尊嚴咫尺實奉面命其傳信不敢曼辭銘曰

燕文三老弼魏佐周安公定公亦播厥猷猷鄂縣顯武一同丕矩尚書司空三命追崇義訓忠教公台焜耀乃封故地乃建新廟新廟是宜羶薌告祠齊明盛服乃順乃時卑靜以正如親聽命求福不回孝孫之慶刻銘斯碑以代承夷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銘 并序

韓雲卿

戊申歲六月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圓薨天子罷朝三日喪禮贈賻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謚曰某嗣子某遵荷先訓敦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日而祥始立廟洛邑考廟王考廟二丈有七從四尋衡八尋二戶立楹外垂四阿圻填彩繪施以丹雘齋室爨室庭坦稱之連族氏纁躅清顯銘其德太師崔氏河東武城人也系于

卷十二

四十一

七

齊著于漢荷先少師之純孝溫重稟受元和緯文經武為國梁柱賊臣祿山憑犯河華玄宗順動南遊蜀漢公為居守有扶掖再造之勲函洛阻絕人惟薑主母肅宗振旅朔陞殲靜禍亂公為宰衡有翊贊戡復之謀山越之難淮泗之疑茂勲盛業疇為公比禮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以銘于鼎以其月之某日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潔服儉而中禮先饗食七日致齋具物水草陸產醴酪牲牲之備外盡物也色溫行宛身屈意愉懼不及內盡志也禮卒奠撤齋莊之色如存焉歎息之音如聞焉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祭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于鼎而銘于碑其銘曰

顯顯太師天孕鴻才恢張碩勳輝輝衡台惟昔茲兌飭息犯順當時無虞區宇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巴岷肅宗戡復勳揚策牘銷殄氛祲宣明日月於惟大師誰將比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 并序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後代或書于鼎或
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
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肅沐祗慄
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
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其物
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
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
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
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宜穀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
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劼玄總章儀鳳間歷吏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
公諡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妣蒯國夫人范陽
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
時浮沉終成成都府郫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配焉先
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為人篤於家行飾以吏
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蒞之邑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
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
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
六告第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泉晉陵府君咸善積
于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
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
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
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
妻夫人裴氏
無子
早喪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柩各處一方公在斬縗中親護九喪匍
匐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
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
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
古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
僇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為準
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

貞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蜀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濟陽旋爲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伏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切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爲急故有摘奸扶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鉞鉞俾鎮綏之初宣武師人驕強很悍狂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畏服三年而下恥格肅然不變薰然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爲殫乎其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涕泣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袴襦之惠及其幼穉雞豚之養及其老艾推赤心置人腹中

粹十二

四十九

三

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文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黻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郛令順孫祗享盡孝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爲子爲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授侯伯燾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無極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檢校禮部尚書令狐公先廟碑銘

并序

劉禹錫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

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于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塼墉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謚第一室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絳州昌化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府功曹叅軍贈司空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爲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汎瀾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顥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也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爲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虬仕拓魏爲燉煌郡太守子孫

粹十二

五十

周

因家遂占數爲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爲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立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惟司空府君志爲君子儒以經學居上第調補安陽縣主簿歷平正縣尉汾州司法叅軍陝州大都督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顯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辯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差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徽章浹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進太保五爲上公先太夫人亦四從封蜜印疊累邦族簪慕生三子皆才彭陽爲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令爲檢校膳部郎中叅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爲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惟彭陽公以辭筆取科名翰飛叅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爲冠擁節摠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繼文風于浚都言方略者以爲能夫浚師嘖嘖難治乘輿竊發寤寐必習俗莅止五載飲和革心車馬來朝人皆

隕涕問公還期觴必祝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間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瞿瞿咸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休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季仲施及鄉黨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彝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醴醴苾芬牲牲聞膋籩餼在堂蕭管在庭孝孫蒸蒸恭若奉盈佐簪委紳薦俎登銅彤纓交感流涕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休祉工祝告訖退循軒庇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皇西省東臺迭為侍郎國之大柄咨爾平章勣宗凝旒俾鎮雍丘入為地官今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縣縣其胄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已酉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銘并序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軍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神明勣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惟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

粹十二

五

碑

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劍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一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祔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蒸祭間歲公出梁州就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王太子晉遇浮丘化為神仙時人号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于秦者曰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号徵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于今為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門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

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君幼孤以孝聞于鄉曲未冠以文售于有司由前進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建萬象神宮旬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輅車聯讞大獄閩禹朔漠至止浹平早以藥棘傷生晚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于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昇名于司徒又一年立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辭政術科以置旄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真經進墊屋尉天寶中歷右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馬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江南爲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温州朝廷虛公卿以侯高第及聞永嘉人輟春罷社薦紳間以丕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續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白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君子也早在

解十二

五十一

印

文仕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縣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庭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策免常居大寮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楊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臨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闕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眈眈犧以潔牲粢以大糝交神尚敬合魂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笄侈袂儼恪居次孝子孫兢競執爵而升以裸以濯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增乃杓乃嘗鬱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踳踳堂闡禮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惟公之達兮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兮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肅祇于廟門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并序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耐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馱泮閔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臣制狎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伐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門束縛弓戈考校度程堤疆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駝戟毒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逮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袂夏卿媿德振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祉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嚮式時祖考之思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并序

元和五年天子以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已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消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

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
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
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享即以其年營廟
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
卑於配不亶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
同宇祀自左領軍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
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
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
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令望爲左領軍衛大
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洽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
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
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渤海上至馬
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厚累石繇四百里
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
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
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
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
使積粟勵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
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
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廟天
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奚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光對無羞
乃惟有人昔命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
有迨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粹十一

五十四

吳柳

吳興姚

鉉

纂

釋議例
錄附

天台智者大師碑 梁肅

左谿大師碑 李華

天台法門議 附

止觀統例 附

心印銘 附 並梁肅

天台智者大師碑 并序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大佛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脩禪及隋創國清廢脩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顛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孤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脩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為兩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城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實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為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禪師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谿即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

向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曆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脩持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衆人是賴汝吾徒也蓋紀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故左谿大師碑銘 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谿左谿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爲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爲諸佛化身杳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

董明

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剃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爲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惠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趨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作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

天台法居荊州當陽傳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
觀爲本祇樹園內當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
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
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
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謂左谿爲有則實無
所行謂左谿爲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
研心法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
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
率天親近彌勒彈磬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
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指撫工
人聽命如從舊館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
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爲心本爾等師之天寶十
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夏六十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
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
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人天旣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
於左谿遵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
申永慕也左谿僻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繪續之
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
界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
無苦樂妄習爲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
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以大寒寥廓至
若旱蛙躍流磬犬能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
壞罾梁舉其倬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賓越
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開蘇
州報恩寺僧道遵比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秘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
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
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
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
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菩薩戒弟
子傅禮王光福等菩提惠牙霑左谿之一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烈

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未度我爲舟筏將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殫煩惱鷲開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衣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脩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乎爲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惟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后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釋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正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自家照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脩脩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衲衣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

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
伴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
此故錄之以繫于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
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
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
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
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
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
而摠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蹟而體
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
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
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
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

卷十三

五

周

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
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
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未也者聖
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
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
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
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
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
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
三德脩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機窮理盡性之說乎
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
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
不遺盡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
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
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法演始末通道之關

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
乘者妙用所脩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
其餘者非脩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
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籍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
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
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
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
可雜也如懸鏡不可舛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評論也按
經正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
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
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
從而釋之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
等覺至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
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增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
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脩功至自至何必以
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爲上聖之域豈隔闕遼復與凡境杳
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
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
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
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言如無目昧于日月
之光行於重險之處巔踣墮落可勝旣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
昏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窞有
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滂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
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走
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
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
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
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
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五曰荆
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惠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爲

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谿谿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屨校枯足也焚句爲之歛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透其辭之鄙或薜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踈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在栢木之津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孟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群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于銘之首云浩浩群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寓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爲昏秋毫至微或以爲繁或囊裹包天地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壽得喪惟心所宰心遷境遷心續境續物無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琴有無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爲體寂兮浩兮不可遺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載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而未嘗不昏豈惟我哉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爲一莫覩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吳興姚

銘

集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祕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 唐仲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州大明寺律和尚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

賜紫大達法師玄祕塔碑銘 并序 裴休

玄祕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

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

誕所夢僧自書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

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

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

七正度焉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

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崑法

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

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其能濟其畔岸矣夫

將欲伐株杙於情田雨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

於清涼眾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

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

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

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

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

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

平區夏縛吳幹蜀階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旣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衆用旨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二十年謹涅盤唯識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音夕而異香猶鬱其六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旣燼而靈骨珠圓賜諡大達塔曰玄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

卷十三

七

司

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脩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堙沒而今閣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爲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辯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爲作霜雹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狻輕鈞檻莫收柅制刀斷尚生瘡痂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銘并序

嚴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爲薩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右至尊代

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号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齋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今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性聰即博觀前佛法萬要指緇門獨立邈湯湯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外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既稟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詔龍智阿闍梨揚權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温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

韓十二

十

董所

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展夜寒暑未曾頃更有傾歌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言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謀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石為偈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并序

唐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勣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勣寺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嘗參徑山得其心要自

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妙罔不誦崇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爲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曆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若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盲爲大功德滅衆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以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耶旣披榛結庵纔庇跣座鄉人知者因資携飲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皆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伏煩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沖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躡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其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暑服輕踈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於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閭者故不列之於篇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要既

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
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爲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
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

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
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遠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
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不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文彊名無
跡以慰平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土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
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
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卽爲郡人髫年
駿發聰悟絕衆群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
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顯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師焉
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律梁俟子而大旣應付囑爾
盍勉之乃深割愛緣亟從剃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
攝衣從之旣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龍之泉海也長安

卷十二

十一

三

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旣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猷離文字思會宗
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
闔者十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
若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有衍方
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昭合同授秘印目爲宗師乃陟武當窮
棲十霜揭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
因以爲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
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壘山勝會今古一時
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鐘陵鬱鬱爲名家再揚木鐸而
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
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于童齒出塵
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
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跡未衰靈峯歸
而一公丕承峻其廓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乃植豐碑率

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省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練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伯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制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翕然已爲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即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奧出類拔萃暮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摠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充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淵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望不見寂寞空山哀哉銘曰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聞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屠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屠也凡浮屠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

峻洎保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脩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爲侍者數百翦毛髮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不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遍大洲徼音勿替祝融西林麓洞庭南奠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至柔聖言諸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贄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

十四

塔通

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惠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神凌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蜀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壞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

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娑婆安男女由我
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
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
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
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
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蒼苔荀香衰醜醜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
雲之生一丘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壽依昔景雲來
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外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
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
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於虛空
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
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跌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

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
年嘗以至德初繇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
贄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祇受既而悉歸精舍頒於衆僧大師率
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己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百要
常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
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
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效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
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木凌雲精室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
垢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
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
行住坐卧無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導
其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爲吾道已成吾教已行
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
五十報齡七十一州閭赴弔道路銜悲宗師既沒法教時依蓮沼蕪涸禪
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公原從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

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天水趙公惲故鄭滑
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群今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爲叅
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明人法粲道鑄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
誓等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泯空有兩詮卜商傳闕里之教龍
樹演迦維之法其二也成以夙承甘露願勤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啓迪無方孰云虛空不可思量載滌緣
念永清水地異物幽贊靈烏效瑞景行如存追思不隊昔月在水澄
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廡空留法
象門人紹德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文粹卷第六十二



